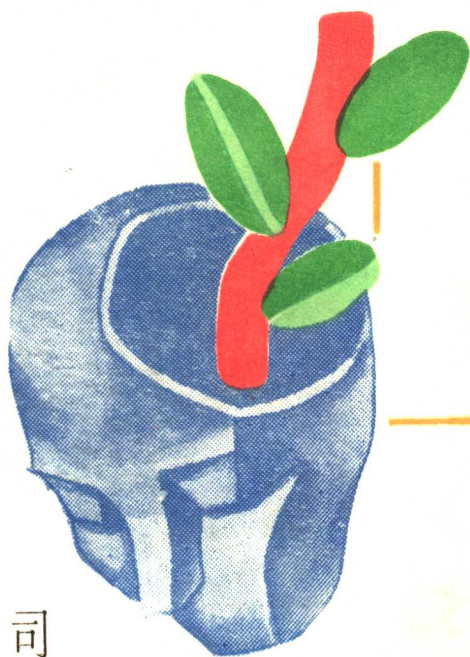


人文学科中的结构方法

顾建光
杨柳



南海出版公司

人文学科中的结构方法

作者 顾建光 杨 柳

南海出版公司

1995·海口

琼新登字01号

人文学科中的结构方法

顾建光 杨柳著

总 经 理 霍宝珍

责任编辑 陈文娟

封面设计 刘明浪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省武进县第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7.5印张 123千字

1995年2月第1版 199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000册

ISBN7-5442-0473-1/G.263

定价：7元

作者自序

在当今人文学科的研究领域时兴着一种用结构方法进行研究工作的倾向，人们也常称之为“结构主义”。

然而，作者还是把此书的书名定为“人文学科中的结构方法”，没有把它定名为“人文学科中的结构主义”，原因在于人们常常习惯于把某种“主义”与一种社会运动、社会思潮乃至政治主张联系在一起，作者不把它题作主义，为的是避免造成这样的错觉。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的法国确乎盛行过结构主义的思潮，它是作为盛行于五十年代的存在主义思潮的替代物传播开来的。这样一种思潮与我们书中说到的那些结构研究的作者们不无联系，或者说是对这些作者的理论成果借题发挥的结果。然而，作为社会思潮的结构主义到七十年代中期就已经消退了。可是，学术性的，作为方法论的结构主义在各人文学科的研究中仍然发挥着强劲的影响。我们已经知道，这类研究是由来已久了。目前，继法国之后，英美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都在对结构主义作研究，苏联对结构主义的研究也相当活跃。

人文学科研究中的结构主义的盛行，大概是受到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研究领域时髦的所谓“系统方法”、“结构方法”的影响。我们知道，在人文学科领域历来持有一种浪漫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抵御着现代科学主义倾向的扩张。今

日结构主义方法在人文学科的蔓延可能意味着科学主义的新的进展。

关于什么是人文学科的结构概念，结构主义者们始终也没有给出一个总括的、确切的定义，当然是有一些描述性的说明。倒是当代的一位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者皮亚杰^①在他的《结构主义》一书中对于各科学学科的结构概念作了比较，并给出了一个基本的定义。皮亚杰指出，在一方面，现代科学各学科所研究的结构有各种不同的变体，如：数学中的同形、语言学中的共时性、心理学中的形态性等；在另一方面，各种科学知识所研究的结构由于体现着人类共有的心智结构而具有了一些基本不变的属性。皮亚杰认为，任何科学研究的结构都有三个基本性质：整体性（总体性）、变易性和自身调节。

皮亚杰不同意关于总体性是各要素的总和、是某种自身封闭的整体的见解。他提出了结构程序性的概念。这一概念从本质上说是从事务的联结关系出发的。在这种关系中首要的意义不属于各要素，也不属于整体，而属于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亦即组合和组成的过程本身。整体性不是别的，正是这些关系，其规律就是体系的规律。

皮亚杰认为，结构一词在现代科学的理解中的第二个特点是它表现为变动的系统，表现为动态的形式，而不是静态的形式。

最后，皮亚杰认为，结构的基本特点是结构的自身调

^①让·保罗·皮亚杰(Jean Paul Piaget, 1896—1980)，瑞士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在发生认识论的领域有杰出贡献。

节。所谓自身调节就是结构的内部变化，这些变化不超出结构界限的范围，而是从该结构所固有的并且又保持着自身规律的各要素中产生的。控制论的、逻辑的和数学的系统是最为完善的自身调节系统。在许多结构(语言学结构、社会学结构、心理学结构)中，自身调节不是建立在实在的操作上，而是建立在预测和反作用上，这种预测和反作用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

皮亚杰这一有关结构概念的定义尽管不完全适用于我们以下要讨论的人文学科中的结构概念，可还是有相当的参考意义。

关于什么是结构主义，结构主义的一位代表人物列维—斯特劳斯^①倒是有一段比较客观的定义，他说，结构主义是“对于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生活的模式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现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现象本身的性质”。这一定义是符合结构主义的历史与现状的。这也说明，与其把结构主义当作某种哲学学派，还不如把它看作一种由共同的研究方法所联系起来的广泛倾向。列维—斯特劳斯就曾讲过：“结构主义不是一种哲学理论，而是一种方法。”

现代结构主义的基本做法在于，不是利用科学研究的对象或者客体，而是利用代表对象或者客体的符号。正是因为结构主义研究方法的这一特点，它常常被作为符号学的同义语来加以使用。结构主义者认为，实际事物的信息在认识过程中，是通过间接的符号系统表现出来的。因此，认识过程

^①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法国结构人类学之父，结构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关于他后面有专章论述。

必须对事物或对象的观察和描述提高到模拟他的水平，以模型的形式把事物或对象表现出来。建立在经验事实上的模型是现实的基本图式，它具有独立性，研究者所面对的是模型而不是事实。所以，“系统”、“模型”概念，在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结构主义的“结构”概念与“模型”和“系统”概念是同一个意思。

人们通常认为，结构主义有“前结构主义”(或者称“古典的”或“经典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分。两者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把他们的结构模型以及形成这类模型的方法看作是具绝对的、真理的意义，而后期结构主义者则批判性地反省了这样一种基本立场，指出这种结构模型和方法的相对意义。关于结构主义的这样一种转变及其演变还是让我们的读者从后面的正文中去加以理解，因为这不是一二句话能够概括清楚的。不过我们需要指出，尽管有这样的批判和转变，即使是后期的结构主义者，就其立场与方法也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跳出由经典的结构主义者所勾勒出来的基本框架。正因为此，我们仍然把他们称为结构主义者（虽然他们中有的人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称号）。

人文学科的结构研究始于语言学。正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①于1916年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莫立了古典结构语言学，也构成了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基础。这种研究方法与本世纪初俄国和捷克的形式主义诗学也有着源流关系。人

①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之父。后文有专论。

们认为结构语言学第一次使一门人文学科成为科学。结构语言学经费·德·索绪尔的开创性工作奠定基础以来，经爱德华·萨皮尔、伦纳德·布龙菲尔德、N·S·特鲁别茨柯依、诺曼·乔姆斯基等一批现代语言学家的努力，已获得了众所公认的卓越成果。以至人们把结构语言学研究获得成功与物理学中那些伟大的开创性的成功(如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所做的)相提并论。

从科学史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似乎成为普遍的规律，这就是，当一种方法在某一学科领域获得成功，随之就会向别的学科领域迅速作横向的传播、渗透。事实上，按照这样一条规律，结构语言学方法同样很快地向人类学、文学、精神分析学、思想史、哲学等学科扩散，同样取得了累累成果。这一方法因而得到人们重视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结构方法研究的突出优点是避免了以往把人文现象当作支离破碎的物件来加以理解的缺陷，相反，它把各种人文现象当作各部分相关的总体来加以把握。结构方法认为，这种相关性是由人文现象的深层结构所规定的。于是，人文现象具有了有着内在联系的表层和深层的构造。这种具有深层的结构不是别的，正是人类群体的心智构造(它们是超越个体性并具有无意识的特征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出，人文学科的结构研究所带来的成果就不仅具有了学科的意义，而且带来了更为深广的文化学和哲学的意义。这本小书显然不可能对结构方法可能蕴涵着的深广的潜在意义作详尽的论述。拙作主要是就结构方法的来龙去脉，它在各人文学科内的具体表现及其演变作一客观的评说。同时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方法对于其利弊作出分析和评说。

人文学科的结构方法渗透于广泛的学科领域，这方面的学术论著又充满新的概念术语，其论述常超乎常规逻辑的界限，确实是一片荆棘丛生的田地。近些年来，国内一些书刊上也曾登过一些有关结构主义之类的文章，惜多鸿论而欠分析，系统评论切中要害者更少。国外人文学科结构研究学术专著翻译介绍过来的甚少。作者尝试在这方面做一点基础的工作。它是在作者科研论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亦可说积作者数年之努力的产品。但愿它为我国广大悉心于人文学科研究的同事，及广大的读者提供一些理解我们所身处的无所不在的文化现象的新的视角，以助于对文化现象深层构造的观察。中间倘有误解及谬误之处概由作者负责。作者热切期望此书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着借助于结构方法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现象著作的涌现。

作 者

1991年5月于上海

目 录

作者自序	(1)
------------	-------

第一章 结构方法的语言学模型

.....	(1)
1—1 结构研究与语言学模型	(1)
1—2 语言, 言语	(7)
1—3 关系	(10)
1—4 符号	(14)
1—5 发现的程序	(18)
1—6 结论和蕴涵	(21)

第二章 结构人类学——列维—斯特

劳斯	(26)
2—1 列维—斯特劳斯的工作	(26)
2—2 野性的思维	(30)
2—3 神话	(39)
2—4 亲属关系	(48)

2—5 结构主义	(51)
----------------	--------

第三章 结构精神分析学—— 雅克—

拉康	(55)
3—1 拉康的改进	(56)
3—2 镜像阶段	(57)
3—3 象征界的发生	(59)
3—4 主体的结构	(61)
3—5 语言学和精神分析学	(65)

第四章 诗学结构分析—— 雅克布逊

.....	(71)
4—1 语言学和诗学	(72)
4—2 语法单位的对称分布	(73)
4—3 读音模式分析	(78)
4—4 效果的问题	(80)

第五章 结构文学批评—— 罗兰·巴

尔特	(84)
5—1 巴尔特的思想倾向与风格	(84)
5—2 摧毁正统的文学观	(86)

5—3	消除作品的神秘化	(90)
5—4	作家与作者	(93)
5—5	本文与作品	(95)
5—6	本文的分析	(96)
5—7	作家的断裂	(98)

第六章 超越结构主义——太凯尔

.....	(102)
6—1 超越经典的结构主义	(103)
6—2 超越结构主义	(106)
6—3 生成本文和现象本文	(109)
6—4 困难	(112)
6—5 出路何在?	(114)

第七章 思想史结构研究——米歇·

富柯.....	(117)
7—1 反传统	(118)
7—2 风格	(121)
7—3 限制话语风格的条件	(123)
7—4 富柯话语的风格	(126)
7—5 借喻论和知识型	(127)

- 7—6 “关于颠狂话语”的知识型时期(131)
- 7—7 “人的科学的话语”的知识型时期(134)
- 7—8 他者的话语(139)

第八章 哲学与结构主义读解——

- 雅克·德里达(144)
- 8—1 德里达的三面(144)
- 8—2 探讨西方的“逻辑中心主义”
.....(147)
- 8—3 读解索绪尔(153)
- 8—4 读解结构主义(160)
- 跋(166)

第一章 结构方法的语言学模型

皮亚杰在他的《结构主义》一书中表明，在现代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和所有的社会科学中都关注着结构，并且实践着“结构主义”。他并且给出了“结构”概念的一般定义。然而他并没有谈到本世纪以来人文学科中发生的结构主义的研究方向的根本涵义，也没有具体说明人文学科的结构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中的系统结构方法的显著差异及其特殊性。我们知道，当今人文学科中的结构主义研究发端于语言学的结构研究。各学科的结构主义无论就其总的探讨问题的倾向，还是具体的分析问题的步骤与方法，均借助于结构语言学的模型。所以，我们要了解结构主义首先就必须从讨论结构语言学的模型着手。

1—1 结构研究与语言学模型

法国的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①曾经把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定为“在其最为专门和最为恰切的意义上说，结构主

^①罗兰·巴尔特(R·Barthes 1915—)1939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古典文学专业。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布加勒斯特大学和亚历山大学任教。1976年以来为法兰西学院的文学符号学教授。后面有专章论述。

义是一种分析文化作品的方式，这种方式来自于当代语言学的方法。”(巴尔特《科学与文学》第897页)。另一位著名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对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结构分析”一文中也论证道，遵循语言学家的榜样，人类学家也许可以在他们自己的学科中再次造成一场“音位学的革命”。这样一种说法同样可以从结构主义的反对者的某些论述中得到证实。为了攻击结构主义，保罗·里科^①宣称，必须最为集中地讨论其语言学的基础(《解释的冲突》第80页)。语言学对于人文学科的结构主义者来说，语言学模型不仅是灵感的刺激和来源，而且是方法模式。正是这一模式，把存在很大分歧的各学科的结构主义研究联系统一起来。结构主义者认为，他们的分析研究的目标就在于确定那些非语言学的“语言”。

于是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当代语言学的方法为什么适于其它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分析？把语言学作为模式会产生什么效果？人们从这种方法中可以取得什么结果？要讨论结构主义，我们就必须确定利用语言学模型的希望和限制。

可以用语言学模型来研究其它文化现象的概念主要根据两个根本的洞见：首先，社会和文化现象不仅是物质客体或事件，而是具有意义的物体和事件，亦即是“符号”；第二，社会和文化现象的意义都是由其内部和外部的关系来加以确定的。侧重点可以在前者，也可以在后者(人们也许正是据此来区分结构主义和符号学)。其实，两者是不可分的。因

^①保罗·里科(Paul Ricoeur 1953—)，法国解释学派的创始人，“巴黎现象学——解释学研究中心”主席，国际著名哲学活动家和教育家。

为，在研究符号的时候，我们必须研究产生意义的关系系统。逆言之，我们只有把处于系统中的项目看作符号，才能够确定，什么是恰当的关系。

所以，在第一种情况下面，结构主义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人的行为或者产品具有意义，那么就必定有一种深层的造成这种意义的系统。举例来说，有一名外来的观察者看了我们的一次结婚仪式或一场足球赛（在这位观察者的文化中并没有这些事情），他也能客观地描绘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但他却不能把握人们的这些行为的意义，他当然也不能把这些行为作为社会或文化现象来加以讨论。因为，只有在把这些行为与一套制度化的约定俗成的系统联系在一块时才具有意义。比如说，足球赛规定，人们只能在两根柱子之间把球踢进去，并只能在某种制度化的规定下来记分。列维—斯特劳斯说过：个体的具体行为就其自身来说决没有什么象征意义，这些行为只是一个构造起来的象征系统的要素，这个系统是属于集体的。任何具体行为或物体的文化意义都是由一整套构造规则系统来决定的：这些规则调节着行为，并且创造了一些具体行为形式的可能性。例如，汉语的规则使某些声音的序列具有意义，并使人们得以区分某些是合乎语法的句子，另外一些声音则是不合语法的句子。同样地，各种社会关系的规则使人们有可能结婚、记分、写诗、作曲以及表现有礼貌的行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文化是由一套象征系统构成的。像这样一种研究社会文化现象的倾向，就是所谓的“结构主义”。

但是，为什么语言学这种对于某一具体而又相当独特的文化系统的研究被认为可以对任何象征系统的研究提供方法

呢？F·D·索绪尔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当时他曾设想过一门“符号科学”，亦即一门一般的关于符号的科学。在当时这样一门学科尚未形成。不过，根据索绪尔的说法，这门学科在将来是会形成的。索绪尔论证，如果人们把礼仪和风俗看作符号，那么对这些事情就可能会形成新的理解。而语言学则应该成为达到这种新的理解的指导。在非语言符号的情况中，总是存在着一种危险，即认为这些符号的意义似乎是自然的；人们必须从某种分离的状态下来观察这些符号，才能见出其意义事实上是文化的产物，是人们共有的、假定和约定的结果。然而，在语言学符号的情况中，约定或“任意”的根据是十分明显的。因而，如果以语言学为模型，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个人们习以为常的错误，这就是假定符号的意义是自然的。结构语言学这门研究隐藏在话语背后的规则系统的学科，就其本质来说，将促使分析者去注意他所研究的现象的约定基础。

认为应该把文化系统当作“语言”来加以研究的看法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以语言学所提供的术语来讨论文化系统，并根据语言学家们所采用的程序来分析文化系统，我们就能够对文化现象获得更好的理解。但在事实上，结构主义者从语言学中发现的有用的概念和方法的范围还是很有限的，而且大约只有六位语言学家可以看作对于结构主义的研究产生了开创性的影响。当然，他们中间首先有费迪南·德·索绪尔。索绪尔研究了大量的不同的语言现象，并且认识到，只有把所要研究的对象加以分离，并把言语行为和语言系统加以区分，研究工作才能取得进展。布拉格语言学派的成员遵照索绪尔的榜样，集中关注隐藏在语音后面的系统（尤